

五種遺規

冊三

五體設覽

卷一

訓俗遺規卷之三

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

朱栢廬勸言

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

弘謀按勸言止四則耳。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。充其量。可以希聖賢。否亦不失爲寡過。若與之相悖。則不可以爲人矣。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。名集明季以諸生殉節。先生茹哀飲痛。自比廬墓。攀柏之義。故號曰柏廬。潛心聖學。躬行實踐。杜門授徒。多所成就。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。而教人之切也。

孝弟

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。可知孝親悌長。是天性中事。不是有知有不知。有能有不能者也。吾獨怪今人。財寶本是身外之物。強欲

求之不得爲恥。孝弟是身內固有。不得如何不恥。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。一過便去。得而復失。則又深恥。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。放而不求。如何不恥。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。如大舜。武周。泰伯。伯夷。各造其極。只如晨省昏定。推梨讓棗。有何難事。而今人甘心不爲。極而至於生不能養。死不能葬。大不孝於父母。有無不通。長短相競。大不友於兄弟。噫。是卽孩提時。頃刻不見父母。則哭泣不止。兄弟同床共席。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。人皆望長而進德。奈何反至於此。且就人所易能者。立一榜樣。昔老萊子行年七十。身着五色斑斕之衣。作嬰兒戲。欲親之喜。司馬溫公兄伯康。年將八十。公奉如嚴父。保如嬰兒。每食少頃。則問曰。得無饑乎。天少冷。則拊其背曰。衣得無薄乎。老而如此。未老可推。一事如此。他事可推。有子曰。孝

弟爲仁之本。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。孔子曰。孝弟之至。通於神明。光於四海。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鄰所稱。皇天所祐者。其不孝不友者。反是何不勉之。

勤儉

勤與儉。治生之道也。不勤則寡入。不儉則妄費。寡入而妄費。則財匱。財匱則苟取。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。黠者入行險僥倖之途。生平行止。於此而喪。祖宗家聲。於此而墜。生理絕矣。又況一家之中。有妻有子。不能以勤儉表率。而使相趨於貪惰。則自絕其生理。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。勤之爲道。第一要深思遠計。事宜早爲。物宜早辦者。必須預先經理。若待臨時倉忙失措。鮮不耗費。第二要宴眠早起。侵晨而起。夜分而臥。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。若早眠宴起。則一日僅

得半日之功。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。卽人事贏誦亦已懸殊。第三要耐煩喫苦。若不耐煩喫苦。一處不周密。一處便有損失耗壞。事須親自爲者。必親自爲之。須一日爲者。必一日爲之。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我戕其生。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。儉之爲道。第一要平心忍氣。一朝之忿。不自度量。與人口角鬪力。構訟經官。事過之後。不惟破家。或且辱身。第二要量力舉事。土木之功。婚嫁之事。賓客酒席之費。切不可好高求勝。一時興會。所費不支。後來補苴。或行稱貸。償則無力。逋則喪德。第三要節衣縮食。綺羅之美。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。若煖其軀體。布素與綺羅何異。肥甘之美。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。若自喉而下。藜藿肥甘何異。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。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。故家子弟。不勤不儉。約有二病。一則

紈袴成習。素所不諳。一則自負高雅。無心瑣屑。乃至遊閑放蕩。博奕酣飲。以有用之精神。而肆行無忌。以已竭之金錢。而益喜浪擲。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。而已自絕其生理矣。孔子曰。謹身節用。以養父母。可知孝弟之道。禮義之事。惟治生者能之。柰何不惟勤儉之爲尚也。

讀書

讀書須先論其人。次論其法。所謂法者。不但記其章句。而當求其義理。所謂人者。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。做好人尤要讀書。中舉人進士之讀書。未嘗不求義理。而其重。究竟只在章句。做好人之讀書。未嘗不解章句。而其重。究竟只在義理。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。如讀論語。未讀時。是此等人。讀了後。只是此等人。便是不曾讀。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。要知聖賢

之書。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。是教千萬世做好人。直至於大聖大賢。所以讀一句書。便要反之於身。我能如是否。做一件事。便要合之於書。古人是如何。此纔是讀書。若只浮浮泛泛。胸中記得幾句古書。出口說得幾句雅話。未足爲佳也。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。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。此最自誤。并誤子弟。亟宜焚棄。人家有此等書。便爲不祥。卽詩詞歌賦。亦屬緩事。若能兼通六經。及性理綱目。大學衍義諸書。固爲上等學者。不然者。亦只是樸樸實實。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。置在案頭。嘗自讀。教子弟讀。卽身體而力行之。難道不成就好人。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。究竟實能讀書。精通義理。世間舉人進士。舍此而誰。不在其身。必在其子孫。

積德之事。人皆謂惟富貴。然後其力可爲。抑知富貴者。積德之報。必待富貴而後積德。則富貴何日可得。積德之事。何日可爲。惟於不富不貴之時。能力行善。此其事爲尤難。其功爲尤倍也。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。無事外求。積德亦隨在可爲。不必有待。假如人見蟻子入水。飛蟲投網。便可救之。又如人見乞人哀叫。輒與之錢。或與之殘羹剩飯。此救之與之之心。不待人教之也。卽此便是德。卽此日漸做去。便是積。今人於錢財田產。卽去經營日積。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。不思積之。又大敗之。不可解也。今亦須論積之之序。首從親戚始。宗族鄰鄙中。有貧乏孤苦者。量力周給。嘗見人廣行施與。而不肯以一絲一粟。援手窮親。亦倒行而逆施矣。次及於交與。與凡窮陋之人。朋友有通財之義。固不必言。其窮陋之人。雖與我素無往來。

要知本吾一體。生則賑給。死則埋骨。惟力是視。以全我惻隱之心。次及於物類。今人多好放生。究竟末務。有不須費財者。如任奔走。効口舌。解人厄。急人病。周旋人患難。不過勞己之力。更何容吝。又有不費財。并不勞力者。如隱人之過。成人之善。又如啓蟄不殺。方長不折。步步是德。步步可積。但存一積德之心。則無往而不積矣。不存一積德之心。則無往而爲德矣。要知吾輩今日。不富不貴。無力無財。可以行大善事。積大陰德。正賴此惻隱之心。就日用常行之中。所見所聞之事。日積月累。成就一箇好人。不求知於世。亦不責報於天。若又不爲。是真當面錯過也。不富不貴時。不肯爲。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。

張楊園訓子語

先生名履祥。號考甫。浙江桐鄉人。

弘謀按人期望其子。莫不在榮名厚祿。至於

立身行己。則以爲迂。似可不必學者也。豈知立身行己。不可無學。此而不學。雖倖邀榮名厚祿。而處非其據。適足取辱耳。先生以躬行所得。爲訓子之語。事不越於日用倫常。理惟主於忠信篤敬。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。所宜家置一編者也。以限於卷帙。所錄止十之三。讀而有得。更當考全書而悉之。

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又曰。善不積。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。不足以滅身。人之爲善。修其孝弟忠信。只是理所當爲。其不爲不善。亦由此心之良。不敢自喪。非欲徼福慶於天也。然論其常理。吉凶禍福。恆亦由之。積之之勢。不可不畏也。父子兄弟。心術念慮之微。夫妻子母。幽室牆陰之際。勿謂不足動天地。感鬼神也。天地鬼神。不在乎他。在吾身。

心而已。

書曰。惟民生厚。因物有遷。概觀世運。厚則治。薄則亂。其在於家。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。則寢昌寢熾。子孫削薄其德。喪敗隨及。古今不易之道也。土薄則易崩。器薄則易壞。酒醴厚則能久藏。布帛厚則堪久服。存心厚薄。固壽夭禍福之分也。雖然。有本有末。厚於本。靡有不厚。本之薄。靡有不薄。不親其親。不長其長。而謂於他人厚者。未之有也。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惟人之所不見。厚與否。要當察於用心之際。凡做人。須有寬和之氣。處家。不論貧富。亦須有寬和之氣。此是陽春景象。百物由以生長。若一向刻急煩細。與整齊嚴肅不同。雖所執未爲不是。不免秋殺氣象。百物隨以凋殞。感召之理有然。天道人事。常相依也。

做人最忌是陰惡。處心尚陰刻。作事多陰謀。未有不

殃及子孫者。語云。有陰德者。必有陽報。先人有言。存心常畏天知。吾於斯言。夙夜念之。

子孫只守農士家風。求爲可繼。惟此而已。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。及市井罡棍。衙役里胥一路。

士爲四民之首。從師受學。便有上達之路。非謂富貴也。所以人自愛其身。惟有讀書。愛其子弟。惟有教之讀書。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。至於饑寒。衣冠之子。多有敗行。遂以歸咎讀書。不知末世之習。攻浮文以資進取。未嘗知讀聖賢之書。是以失意斯濫。得志斯淫。爲里俗所羞稱爾。安可因噎而廢食乎。試思子孫旣不讀書。則不知義理。一傳再傳。蚩蚩蠢蠢。有親不知事。有身不知脩。有子不知教。愚者安於固陋。慧者習爲點詐。循是以往。雖違禽獸不遠。弗恥也。然則詩書之業。可不竭力世守哉。

可以警世之薄讀書爲無用者。更可以警不知讀書爲何

事者

子弟七八歲。無論敏鈍。俱宜就塾讀書。使粗知義理。至十五六。然後觀其質之所近。與其志尚。爲農爲士。始分其業。則自幼不習遊閒。入於非慝。易以爲善。雖肄詩書。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。雖秉耒耜。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。

近世以耕爲恥。只緣制科文藝取士。故競趨浮末。恥非所恥耳。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。人卽以爲榮矣。實論之。耕則無遊惰之患。無饑寒之憂。無外慕失足之虞。無驕侈黠詐之習。思無越畔。土物愛厥心臧。保世承家之本也。但因而廢學。一任蚩頑。則不可耳。

人有此生。當思不虛此生之意。在門內。勉任門內之事。在宗族。勉任宗族之事。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。充較量一念。勢必一錢尺帛。兄弟叔姪。不相通。充

推卸之心。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。門內如此。況宗族乎。卽父母。不若無此子。卽祖宗。不若少此子孫。又況其餘。安有一步推得去。

人不可孤立。孤立則危。天子之尊。至於一夫而亡。況其下乎。一家之親而外。在宗族。當不失宗族之心。在親戚。當不失親戚之心。以至鄉黨朋友。亦如之。朝廷邦國。亦如之。欲得其心。非他。忠信以存心。敬慎以行己。平恕以接物而已。人情不遠。一人可處。則人人可處。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。是以君子不求人。求己。不責人。責己。

身處富貴。尤宜鑒此。不可視為
人有求於己。而已無求於人也。

處人倫事物之間。有順有逆。卽不能無德怨。自處之道。有樹德。無樹怨。固然也。人情則不可知。處之之道。我有德於人。無大小。不可不忘。人有德於我。雖小不可忘也。若夫怨出於己。當反己而與人平之。其自人

施於我。則當權其輕重大小。輕且小者可忘。忘之重而大者。報之爲直。不能報爲恥。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。德不可輕受於人。怨須有預遠之道。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。處人則念怨不在大。期於傷心之義。小如陵侮侵奪等類。大則義關倫紀者也。

男子服用。固宜儉素。婦人尤戒華侈。婦人祇宜勤紡織。供饋食。簪珥衣裳。簡質而已。若金珠綺繡。求其所無。慢藏誨盜。冶容誨淫。一事兩害。莫過於此。況婦德無極。閑家之道。當以爲先。稚子侈心。益當豫戒。

凡人用度不足。率因心侈。心侈則非分以入。旋非分以出。貧固不足。富亦不足。若計口以給衣食。量入以準日用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富貴。不忘艱難。所需自有分限。不俟求多也。若能膳養之餘。節省繁冗。用廣祭產。置贍族公田。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。卽下及

子孫可以永久不替。理甚易明。世之亟於自私。緩於公義。侈於奉己。嗇於親親者。吾每見其立覆矣。

父子兄弟夫婦。人倫之大。一家之中。惟此三親而已。不可稍有乖張。父子尤其本也。一處乖張。卽處處乖張。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。自古人倫之變。禍敗所貽。常及數世。天道然也。

一族之人。有賢有不肖。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。曲加保護。不使一人失所。毋論富貴貧賤。無不如之。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。若專己自私。不相顧恤。有傷一體之誼。是爲得罪祖宗。不孝孰大焉。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。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。或疑貧賤易至失所。富貴何待保護。不知富貴之失所。蓋有甚於貧賤者。教其不知。而正其過失。所以安全之也。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。卽與之疎。其富貴者。亦不知其可憂。疎